LIBRARY
SEP 2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10
C46
1754
v.3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四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張　萱　孟奇廣東博羅人　西園存稿

答錢簡栖山人

聞者曾著答客詈、及前後餽貽諸君子求多之說、兒輩欲請而焚之、謂有德於人、願忘之也、今得足下來教、則前書又當懸之國門矣、頭顱可知。光景有限。何

此論極刻而不傷大雅是有意思人語

所希冀而割國課養私交以博遷邇之虛名哉況諸君子所爲宿昔故者特知有關吏耳非知有張孟奇也關吏一罷張孟奇卽日事請謁諸君子有不掉臂而踰垣者乎夫張孟奇自爲張孟奇諸君子自爲諸君子諸君子何負於張孟奇孟奇亦何負於諸君子哉嗟嗟束髮遊海內三十年於兹閱歷多矣世態物情不勘自破矣鄭當時之置驛孔北海之開尊何益乃公事

答親友議婚

全不認眞
趣絕

先司徒及先太安人生平不問卜不推命男女婚姻一言即決亦不待媒妁之往復也故兒輩結褵並未嘗先求庚帖兒輩八字僕亦僅能記其某年而已其月日與時皆不能詳小女今十六歲辛丑生其月日與時亦不能詳也庚帖造命也命曰造便當造之必欲得小女庚帖乞遲數月俟有精於推命者令其造一八字極富極貴極多男方送來如何一笑一笑

答陸仰泉太守

恭捧佳刻心目頓開寢食俱廢始而喜旣而悔終而

世俗强作
瞞事語眞
爲可笑

且悲盎盲者獲視瘻者獲起安得不喜束髮而遊輙徵逐於口耳之末茫然無所歸宿者六十年安得不悔而今已矣人壽幾何又安得不悲弟李延平既老而後爲朱考亭高足弟子　萱雖不敏亦嘗奉教於大君子矣不知尚可以白頭從門墻作一問字人乎復念先賢有寧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之語心竊疑之夫眞則俱眞假則俱假　萱未見假道學之可爲士夫也臺下亦見眞士夫而非道學者乎伏讀臺下東蕭玄圃少宰書脩則齊脩止動歸止及漢人以經術飾

吏事淺乎睹矣不覺四體投地夫經術眞則吏事眞吏事假則經術假何待飾亦何能飾漢人不聞道正坐飾之一字耳卓哉先生之見豈小儒所能識乎

答僧方明

上人嘗訪我於吳閶今又能訪我於西園三十年綈袍之戀與契順之訪雪堂老人何異苐園公鑿坏久矣亦以老病相尋不能以筋骨爲禮一切賓朋皆已謝絕蓬蒿滿徑即數千里命駕不敢一面故亦不欲爲上人破戒耳上人僧臘幾何乃復作行脚日下遊

道甚難昔人視朱門如蓬戶上人見訪園公是以蓬戶作朱門矣里中朱門不乏且多利齒兒其嗽名如嗽蔗上人錫鉢不至寂寞茅嘉桑樹下不宜三日宿耳偶得賣菜錢聊佐剡溪雪棹固不必見戴安道也

答鍾贇宇觀察

承翰教僧方明募緣事門下之護持名勝亦篤摯矣此事已經二十餘年弟猶憶計偕時曾過峽山笑詰方明募緣所得作何功果渠云已修某處某處此即飾詞弟題簿者雖十戳約者恐亦不能二三僧原以

復教中庸
大法如是

此給人人亦以此此給僧彼此交給佛菩薩並置之不問我輩又何必復問耶

與陳元朋進士

去冬急足以疏請侍養入長安曾具數行馳不腆爲木天主人陳元朋取酒不意故緘空返也七月既望督學陳公始以翰兕至緊我元朋乃屈首銅墨乎木天主人何人也荊溪爲三吳山水最佳處何必遽廢嘯歌夫腹即負腰腰即負舌第元朋不負元朋足矣又何必擁一條氷餌淸涼散也弟既廢棄然蠹魚之

癖老且益篤研且凹筆且冢獨恨僻處荒陬如來教所欠有心人聯襯慧牙人彈舌耳嗟嗟世網可憚誠如來教弟人自羅之弟之有今日非有於今日也荆溪滸墅一衣帶水元朋亦試詢之於輿人乎生平嗜書書則滿載矣古人謂居官即木枕亦不須作抄書亦風流罪過其然豈其然乎

答鄧虛舟觀察

台駕何日錦旋數日前偶從寶安市糴者得足下駟馬橋狀形蓋金魚雍容甚都然猶未悉其何地趨

自謙之言
有成與彩

裝何日第云方有事於上本羅浮秋色得無邀絲筆而枳丹轂乎弟日來病與年爭勝志更與病爭勝抱甕腰鐮卽勤四體本來慧業尚未磨捐極欲勉短一言以抒懷賢狗知之廳第貴人晝行呼諾滿前歌鐘滿後田謳牧唱不宜旅陳耳倘餘霞散綺不以幽谷枯巖而責及之則精光未鑠五步之內尚能令前茅月逃也衡岳佳誌想巳盛行饞眼欲枯非一日矣小詞一幅粗箋二柄街頭蓮花落也近況如此差亦不惡故令兒侄輩書上

復劉冲倩 時以問世狂言見示

僕
嘗謂今人百病皆有惟狂病獨無何以故未見火而思避焚未見水而思避溺誰其能狂藉令舉世而皆狂也黨於何有又安所爭王伯安曰破山賊易破心賊難僕亦曰破衆人之黨易破自身之黨難何以故面也心也口也足也皆自已一身也今人面一黨心又一黨心與面爭矣口一黨足又一黨足與口爭矣一膜之內轉瞬變之而欲人之不黨乎而欲人之不爭乎故僕又嘗謂君子不黨令人亦不黨君子不

有此等透快議論總是世趨日下

爭。今人亦不爭。今人無眞君子亦無眞小人。何以故
面如心。心如口。口如足。足復如面。彼此角立。向背臚
分。可暫可久。可生可殺。其爭乃決。而其黨乃成。若今
日烏合。明日獸散。今日倒戈。明日慿軾。今日爲君子。
明日爲小人。今日爲小人。明日復爲君子。名之曰黨。
寃矣。名之曰爭。又寃矣。名之曰眞小人。則寃之寃矣。
故今人特患其不能黨。又患其不能爭。直須一劑大
承氣湯。乃爲因病發藥。若足下之平和散。僕恐其因
藥而發病也。

呼嘯書六一居士傳後曰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也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

示兒輩

余嘗謂古今奇玩皆有神物護持收藏賞鑒皆人間清福第一等事獲享清福能有幾人以二百金宋板之史記易驢鴿一雙有餘金名窯之鼎博歌樓一笑者此皆前賢之哲嗣而後俊之翹材也彼豈不知清福者亦自不能享耳況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中丞之赴市曹大將軍之竄萬里非上河圖哥窯瓶爲之祟乎語曰多藏厚亡又曰慢藏誨盜嗜古者念之能不慨然嗟嗟此等清福惟風塵外人乃能享之畢一

誰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達觀妙論與此篇相發明

生之心力羅四出之奇珍重貨而厚售巧取而計償秪為厚亡誨盜之資而已蘇子瞻有云書畫奇玩年來眎之不啻如糞土此有激之言周公謹嘗為雲煙過眼錄後人謂其能空諸愛戀貪着之想第今縉紳逢掖之家有畢一生而過眼無些點之雲烟者抑亦神物之所忌乎余藏書畫處以雲烟過眼名凡我子孫能令雲烟常在阿堵間不至如蘇子瞻身世之感以前人所寶愛者為糞土則清福家傳一日當十日也

宋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用時李彥章遂論陶潛李杜而下皆貶之因屢詆黃張晁秦等請科禁何清源遂修入定式

與區叔永

宋大觀初蔡京欲盛行王安石新經故詩賦之禁甚厲時宰相何正獻公執中遂以御史李彥章之疏追奪杜甫李白二公官職而力詆秦觀黃庭堅輩以戒天下之爲詩賦者余每拊掌此大曉事宰相眞四公益友也居常嘆恨李杜二公皆我輩面孔中人止多拾遺供奉官職耳當其身何不蚤自免去成就一個詩人而身後始幸見奪嗟亦晚矣夫詩天地所秘惜鬼神所護持今人所爲耗盡一生精力終身不可必

諸士盡習詩賦者杖一百眞千古笑柄

可爲今人作詩之戒

得者一得之則三旌不足爲貴萬鍾不足爲富壯哉杜李二公身前則占斷一時身後則占斷萬世令它人不得少有覬覦睥睨於其間此何等生活尚欲以拾遺供奉橫附二公贅疣乎余故不能詩兒輩數人粗好紙筆往往欲起而爲詩余每獨立輙呵責之汝輩豈滿身是膽福力齊天乎何不覓一易成就太穩便生活微三旌取萬鍾溫飽身前乃橫取今人終身不可必得者以自苦爲叔永其自愛今曉事宰相故不乏也

元甫先生諸牘筆墨傲岸全無蹊徑別有胸懷

曹履吉 元甫 根遂 江南當塗人

博望山人稿

與張北海吏部

台臺正席清通銓管海內而陳人竟不謀便足稱賀是古來高誼獨有憐范叔一事而王貢彈冠亦作熏蕕世態矣豈通論哉奈時事不同郎入山已深尚須握粟出卜而長安竿牘不測更為寒心且聞近來諸公入行中俱作啞謎即所狀寒暄俱費迴環射覆封題僅盈寸許如郭汾陽截藏之紙似非全盛文物所宜然小心敬戒固亦不得不爾 不肖弟既已北山習

王季重先生一字遂東爲當塗令元甫先生極受其知遇因更字根遂前輩之不忘師資如是

隱豈復子墨强走京華坐是空有夢馳絕無虒裁左右兼以鄙時同遊目擊親切中心不欺者上可以告之聖君下可以告之朋友無所不竭正不令不肖弟知而在弟請悉以臆亦無所不知大抵言者未必爲而爲者不必言此天地鬼神道義數字尚留在有心人一輩間二儀之所以不毀五倫之所以不缺初不爭擎拳於毛穎君也

寄吳玉符

足下之爲詩此亦天下有目者之信矣而必欲徵信

為文自是如此妄作者强就之耳

於不佞之言再勤耑使灑灑駢言在排比之外別見精能披襟驟當愧不敢快即擬揮數字屬三月中客子與公會交集急不能作兼不佞賦性鈍而且僻凡有妄作即小致孤懷亦聽其自至不爾即呼之不應乃冗劇中彼尚未來而使者苦不能再候故且以數行付之或知不佞之無足徵信不如其已留拙手以待尊眷之行倘必欲命之再俟刻來擔歸足下當取道敝里不佞無所逃於面迫也

與阮堅之先生

氣味深造
浮躁不敢
犯其筆端

詞家相標賞語求其人眞實不愧古來所少亦絕難工第作者以其所賞寫其胸中一段虛懸佳處每手杜集投贈諸什中讚一人自有就中驚人語固非少陵不能耳辱先生惠高篇擡首天門長空大地等句若此下着一遜讓便有三分不識羞要見此道沉着抑揚之變已盡逢人點定自不求異不苟同妙何橫溢卽離非泥令當者不暇討其所安而衹驚造境之所至卽先生後先諸名人嶽嶽騷壇上首無所虛左乃移其最下解於菰蒲中人苟識境之所會出虛懸

以驚人　吉縱徐得其所不安而亦不謂非其情也已故但有識志而不及遜讓可也

與唐君俞

小簡何以遂引珠玉早知走筆而莊用之再將足下風調口多微詞驀然轉入令讀其詩者旣自叫絕又於引中想足下之披襟而絕倒郎批簡不能摹詩之神乃能摹人之神莊篇而戲點之漆園之妙固在寓言什九也

與文學劉旭

韓昌黎飛筆爲形容贊說用天地大江等語往以爲文人但取開章混茫耳今把兄手書滿幅新文數十篇快躍不可名更欲學作韓語了無從狀乃悟古人率突處固意有所極翻恨吾足下與此公蕭條異代無能品目之也弟與足下居比鄰有耳早於目即微宜生言已久往矣兼宜生生言即微旭書若文已意中貌一旭矣兼書若文復自貌不肖弟平生好奇占星望氣作得果當其人此下更能下一語自喻於君前乎

體言
極寫須京老一段以不在是三字掉轉便是極寫京老

與徵君秦京

維時有秦京足下厥係匪細近代少真山人遂多假詩人假詩人掇拾餘人口汁遊諸君門人既在門詩便入市詩既入市人逾不在山此其詩品人品固無足論今即高之須京老真自有詩真自有山屏跡女陽村墟數十里外邪君欲有問輙遥過其廬非是則不得見焉然此詩家自了詩人中自了人如禪家自了漢耳不佞履吉所奉京老者不在是

與阮太冲

人之所見類不能同若世惡之所去就見不聞者鮮
矣於此有人超世獨立而自矢不爲流俗見者見之
亦如見所常見之人果猶未免爲鄉人也以足下之
學博而精才捷而正論辯而當而謂世無能好之者
此宜不可信即足下之人矜檢多風恢拓多度而又
觸機警絶列眉指掌此的的是盤錯之用而謂世盡
妒之者亦不信乃文章之事今後世自分明無疑而
獨疑足下之世莫能用此即不宜妄薄一世人謂其
尚不解妒要其獨立者可知也足下方且振衣千仞

高雜栖曰予嘗爲周櫟園先生序其詩集意實如此

而角觝中人乃操衡纖而稱其後嗟夫浮雲之事不必遠指煙滅即里左右一時濟濟與論寂寞身後恐未有計而頭上此老破世趣外一格置乃公於今後世分明無疑之途蓋其所予在此不在彼明矣向來所以妄薄一世人尚不解妒者謂其只以今人量今人不設以身作後人追今人誠作後人追今人肯當面錯過古人後世之今人而讓此無限遙賞與後人與此屐吉所以得當足下有親見楊子雲之感重言嗟嘆不足爲愉又不止於自釗砭流俗鄉人而已也

與目伯麐

前晚出東郭坐雨中一夜曉霽挾一形家盡姑孰北界諸山達於大江尋支龍而南從土人得岡巒小徑時雨歇水溜長松根下都成澗道行人草屩與驢跡踏澗中水石子其聲淙淙有韻追想自來遊里中諸山此境未有投至疾行南條界盡西山之日已没半規幸月出復乘夜返以雞鳴入城合計一日夜凡百五十里矣就枕一覺正有餘倦而見贈佳篇適至目先生行天下閱名人多矣乃于姑孰偏好弟而又好

風氣似與鍾竟陵一而蒼異欲出其上

其最偏者讀至雕龍繡虎置勿敢道尤憐雅性絕偏頗句。履吉不覺失笑不審成得何偏而云然邪雖然馨老于此處作相法不謂之千古知言不可凡馨老詩行後世今以雕龍繡虎相推人未必信但說其人之偏則斷無不信者計此詩之工翻以詠偏得傳而所詠之人亦藉以傳其偏則弟之行后世必矣誦竟諸篇服既起敬慚亦鼓倦展轉行吟天風和而旭景生又不知與昨行松根澗道中仲季所得孰為多也

陳子壯 集生秋濤廣東南海人 秋痕

措辭婉妙

文極

與歐嘉可

以吾嘉可而尚滄鄉書無乃不及格之病邪過彌法之病歟文體一解不如一解襞之爲榧辭汎濫者今攺而尚卑滲庸腐此法必不能久然此時與嘉可論文何異對管氏三戰三北之日而與談兵法有掩耳而走耳廣州輕薄成羣不知何地可置嘉可著游大人以成名索侏儒之一飽賢者不有以自處耶即畫地穿研亦有以大拙爲巧者其誰能代靈氣之吉哉歲云暮矣念淸齋煑字風景可知謹劉俸一金遠

致此意舍弟少年高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慮以師友代父兄舍嘉可誰望焉

與黃逢永

伻來聞玉體日勝、且發手箋云、罷却茶草草、煩惱鎮菩提、此治身大藥也、人至不好名、公等將何施此治世大藥也、吾嘗幸漢賈誼唐劉蕡之不遇也、使其當軸、其所對策未必能以傳、故二子者以不遇遇也、若抱大藥於海濱不轉令人思二子乎、鄉閭之事醫者非病病者非醫然自不容袖手而傍觀耶

辭氣壯闊

東張涵月

識得此意則雞猪魚蒜逢著即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識不得此意則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均是添重公案耳與長者期不至此子可教否

釋函昰 天然和尚廣東番禺人本姓曾癸酉孝廉 丹霞錄　棲賢逸錄

復李田叔居士

貪嗔癡自公有之亦可自公無之所謂無者譬之四支斷不復用之方爲真實非可待其既滅而謂求之

此中殊有至理莫當彼和尚糊塗語

了不可得。何難復起乎。昔有俗士問天堂地獄於智藏禪師。藏曰。有。士曰。曾問徑山和尚皆云無。而師獨曰有。何也。藏曰。居士有妻乎。曰。有。徑山和尚有妻乎。曰。無之。藏曰。他道無卽得。今公若果求起處不可得則。當不復有矣。若在有中而謂其無。只恐掩耳盜鈴。他日購黑面居士不得耳。

與龔柴丈

幕府多暇。出尋武靈武安戰陳之遺跡。恨平生學兵

兵法不得當此黃沙白草一發所長徒飲酒賦詩以送歲月致千秋之下以詞人目我豈不傷哉不如足下閉門灌溉爲於陵仲子之所爲猶得全高士之節昔人遭時不偶則退而爲高上開足下新家清涼山曲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木遇堂下鳥弄林端日長無事讀書寫山水之餘高枕而已此眞神仙中人僕勞勞邊塞馳騁無益已矣行將歸與足下爲老圃矣

林向哲 十叟福建莆田人

與侯官高雲客 兆 論詩書

論詩之正軌

前接足下書喜慰累日深幸風雅一道藉有同心因爲足下陳古今作詩大意古今論詩者無慮數十家然未聞有得於作詩之大意也作詩之道莫備於孔孟何待外求哉夫子言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以意逆志尚論其世之語學詩之道盡矣詩本三千刪之至三百則選詩寔自夫子始也詩之出於宗廟朝覲饗燕固無論矣然其閭里巷小民女子所作得夫子存之遂可與典謨訓誥爻象儀曲並垂爲經今學士先生所宜搜苦

索而成者反使世間爲可有可無之物則何也蓋學士先生所求者不過於體製格調音響而不得聖人所以作經之意云爾得其意者即如春秋卿士相見賦詩斷章取義足以聯好達情今輕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於充餽遺筐篚之具而已豈不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誦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流涕羊曇過西州詠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此二事千載聞之猶爲感動令人遇此作述懷遠感未必能動人如是無他不得其意而耑求之於體製風調音響故也

可為嘆息

前代詩過於宋元嘉隆之際歷下振開元大曆之律
濫觴既啓沿襲成風正以其好爲比同使人厭棄反
不如晚唐之才情逸致爲可喜也公安竟陵相繼起
而攻之各相左袒遞爲雄長蓋前代事之不可爲也
成於門戶而詩之不可爲也亦肇於門戶矣至于近
日議吾閩之詩者又豈知吾閩者哉

王　宣　元佐福建晉江人

與黃遯峰文選書

先生仕而處至劇探萬卷續千篇矻矻猶未已雖然

使先生以嗜學勉書不已之心待天下之賢而其心之不忘不已殆有甚焉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侯等

常讀昌黎上宰相書輙厭薄之一日讀程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有屬吏謁韓公求薦舉公不悅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人顧使人求君也乎韓公無以語愧且悔久之使今之內外百執事皆以程子之心待天下之賢亦能如韓公之媿且悔則雖上書如昌黎猶當尊榮推挽之而況於道箴高峻如陳公甫陳剩夫胡居仁陳茂烈輩顧不能識其人聽其老死于山

林不用耶此事自李文達彭從吾諸老沒後都無人主管俗吏腐儒恣意橫流在今日曾當有任其責者先生仕而知學學而知道者也其何以辭焉

趙世顯仁伯福建閩縣人　之蘭文稿

致友人宜興酒注子

昨擬以義興酒注相遺也注忽見夢曰吾事公久而且昵茲去公而他也公能無時時念我且時時來盼我乎第來吾必為公傾倒矣予應之曰新主人坐客常滿子往矣子將面子時時也願子日與青州從事

一切得失幻緣皆可以一夢寄之一夢銷

遲我于河朔之間予終不生棄子注唯唯今特命長
鬢進之左右惟左右所指揮之傾注之幸甚

鄭磊 三石福建侯官人

與酒徒陳天亮

酒徒得酒所矣翁子守天台舉天台之酒以醉一陳生何求不得但恐淵明重觴忘天吾兄重觴忘故人耳陳生醉後亦能賦新句乎幸以教我台州儻寄天台竹杖至吾便來觀赤城霞

釋元賢 永覺禪師福建建陽人朱大儒蔡西山後
鼓山窾言　鼓山晚錄

須知儒門
亦有此輩
爲憂方大

與人

今人見諸佛便作奇特想於自己便作下劣想不知諸佛只是本分的凡夫凡夫只是不本分的諸佛分內珍寶掉頭不顧分外艱苦甘自承當哀哉

又

旌旗蔽空尸骸遍地此吾之悲也非吾之憂也白刃環躬饑粥弗繼此吾之窮也非吾之憂也所憂者魔鬼入室禍起蕭墻將來之事有大不可言者在耳昔魔向佛誓曰我今不奈你何待末法入你門著你衣

理味深至不獨識切付法者誡

喫你飯稱你弟子以壞你法佛曰汝壞但自壞吾法不壞也今日自壞之狀靡所不有雖曰法不可壞而法門破矣化儀滅矣雖佛亦且柰之何哉

又

博山來禪師謂余集生曰宗門中事貴在心髓相符不在門庭相紹若實得其人則見知聞知先後一揆絕而非絕若不得其人則乳添水而味薄烏三寫而爲馬存豈真存故我意寧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嗣雖絕而道真自無傷于大法授非器者嗣雖存

而道僞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當知所擇愚按博山之言若此可謂眞實爲大法者也今其嗣雖少而世猶仰之如麟如鳳視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

答新城江孝廉

疑之之念固爲覺體之障有志者因其勢而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爲破障之術故求悟者必貴疑古人心之機不凝結必不能開豁如隆冬閉塞實釀泰元若氣泄而不完則其發生也必無力故貴疑者貴其

平望寫得透闢便是奇文字

疑則疑結也法界之源不深研必不能遠到如雪夜孤軍深抵蔡城擒元濟於榻上豈爲分外若以披靡之卒遊其外藩望蔡州若天上矣故貴疑者貴其疑則深研也是知疑爲悟因悟爲疑果殆若牖之必有明而吸之必有呼矣至於疑而悟則悟且不存疑於何有正足下所謂忘之則一者是也豈更憂其將忌作藥哉

計東 甫草江南吳江人

與同年錢湘靈書

此亦有心人

昨足下稱某鉅公好士但不當以某人與邑子某並致傾倒之意恐失天下士心甚善甚善僕向客中州亦遇某公相待頗厚而僕意怏怏不久辭去者觀其厚僕與彼中一老傖無異僕恥與爲並且以某公衡鑒非真知士輕重者也桓宣武在江左氣勢塞天地幕下一袁虎耳與伏滔同被寵遇每呼袁伏袁以爲至辱韓淮陰能俛出屠中少年袴下而鬱鬱恥與噲等伍夫絳灌功名在當日亦頗著矣然與淮陰同爲列侯共朝謁則淮陰必不甘豈絳灌反不及屠中少

平心論之自當爾爾

年乎高下在心自有默默不麗乎者固未可筭不知
已者道也悲夫然士既以不能自立降志依人亦何所不可忍者袁伏同呼噲等為伍亦安之若命而已我是以思楚狂陸通輩之不可及也

又

昨與足下論交謂貴盛之交易隙而窮愁之交易雖信然乃足下嘖嘖魏其侯灌仲孺相從于死一事謂丈夫意氣不當爾爾耶　僕退而思之足下言過矣夫當日殺魏其侯者灌仲孺也灌即族滅不足以報魏

史公云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益一肚皮純是熱鬧故必以丞相一過爲重也千古而後却被前賢道破

其而足下以仲孺爲有意氣乎兩人旣皆失勢家居意皆默默不自得相與結驩如父子足矣灌旣賢于引去之諸客矣灌仲孺自許男子何苦以過丞相爲重且以丞相之過魏其侯爲重使侯之夫婦市牛酒灑掃以待丞相也丞相卽不來亦何足輕重何苦再過丞相必責其一過飲酒極驩以重魏其大田竇之隙自田竇之欲交驩始也由是觀之灌仲孺乃一庸妄人耳以是爲意氣我恐足下未審於窮愁之交卽未知君子之交矣禮曰君子淡以成使仲孺當日不

翁望永相熱則可謂能淡矣兩人雖極驩無害也

與門人吳翊書

莊子與惠子之交最驩也莊子平生之交蓋少也惠子沒莊子乃寢談著書欲以不死其友也故於內篇第一篇兩舉惠子謂莊子結之於第五篇亦然其餘或叙惠子爲相而已往見之或敘同遊于濠梁之上或叙已妻死而惠子弔之責其不哭或叙惠子死而已過其墓凡已所與問答論辨之人惠子外無幾人焉乃其卒篇則盛詆惠子之書道舛駁而言不中凡

意本如是用莊子惠字爲證據便覺色相一新

曲叙惠子怪誕之說數百言不休且以惜乎悲夫三嘆惠子以終三十三篇之意若今人不得其解者必以莊子毁其好友爲負友矣嗚呼豈知莊子惠子者哉夫盛稱其友至溢其實使不信於天下不傳於後世此庸人之所爲非所語于長者也足下明于此義則可以讀爾師之鈍翁類藁與說鈴矣

答汪鈍翁書

承教以東文字中不宜輕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詩序云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先生教予

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来之爲此亦自有說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及考其受恩之實亦平平耳但云崔公能使予身不勞而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守者在我吳一二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致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于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勵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大恩哉齊北郭騷結罘罔捆蒲葦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

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屢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親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即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弟子春秋使得廪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于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況于

稱好議論然予以爲衰世之言

東

哉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氏之報晏

可哀也已○卽幸而若徐節孝孫明復不至以一死報

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

已然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

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

公其人者乎 東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

與某友書

世之稱知己者其最則憐其才稱譽之援植之其次

則深忌其才而必欲殺之其最不能堪者視其人無

能殺才士之人蓋知才士之不爲我用又不欲爲他人[illegible][illegible]殺之[illegible]若不能用才士人便是不能殺之人公叔何明于知鞅而闇于知惠耶

足輕重任其自生自死自貧賤且老于天地之間一不介于胸中也魏相公叔痤薦公孫鞅于惠王謂王若不能用必殺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殺臣夫天下能殺才士之人即能憐才士之人也故凡欲殺我者皆我知已也可慼也杜甫之懷李白也曰世人皆欲殺亦謾語耳彼其時知李白者有幾人哉我是以歎知已之難得而我才不足以致知已之欲殺爲可愧也

與王築夫書

如此方謂能讀古人書今人論文未免趙括兵法耳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乎聽自遣其爲文之樂亦僅舉其半耳於方騁筆汪洋恣肆之時而忽焉泬然以止人莫測其何以止於意語俱盡山窮水竭之際而忽焉波瀾怒生曲折層疊使人眙愕莫知其行止變化之妙乃爲文章之至樂耳若不得不行而行不得不止而止則是我之行止若有所制之者更何樂耶今之自命爲知文者泥古法而不化毋藉子瞻詆爲口實予故爲足下辨之

與李屺瞻書

唐荊川養痾家居柯雙峰語王遵巖曰應德死矣遵巖方飯投箸哭失聲後乃知其訛也遵巖貽其母弟京師書曰唐之㓙問曾不實虗京師亦必有傳我死者矣果然語載遵巖集中我侄炳偶舉問予曰炳聞荊川以詞臣被錮廢讀書宜興山中十年不出遵巖二十五作吏部郎被黜三十一再起祭政罷去終身不復振度兩先生當日于讀書爲文之外無他嗜好且遭逢坎壈失意與人無慮與世無爭何天下尚共詛其死若不欲使其長生久視于天地間者耶予應

文人無事常將此等意思迴環於胸中忽以爲埋本如是忽以爲咄咄怪事

之曰汝不見汝里中之富家翁乎彼自豐於財儉於家未嘗妨於世攖于人也而人必猜之一歲之中必屢傳其不祥之事及按其實無有也亦獨何心哉夫富于文章富于學問與富于金錢等耳有多獲者必有少取者矣多少相耀多者必見妒于少人之情也豈特人也天亦然汝不見文章九命乎我獨怪天既以文章學問之權慨然委之間出之一二人使多取焉復從而妒之厄之有遠不如唐王兩先生之遭逢者天又何心也足下善言天其教我無吝

真正古文氣脉不徒以其誇大也

與宋牧仲

甲申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衆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可將相彷彿嚴鄭公李贊皇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 東 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 東 比者亦不多數人非 東 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 東 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阻也

中寫甚壯由於氣足

厚道之言

東今者以冗閒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爲將舍而南游泝大江叩門於宋子遙計臨皐亭前吳大帝祠下將必有計子吟嘯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後幸爲寄報章入京囑令弟中書君相示東再拜

與陶菴

前歲春間在都門有婁東某氏者作正錢錄攻擿虞山老人吹毛索瘢不遺餘力東徐語客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峰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

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峰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罵然昨聞吳梅村先生盛稱東言是也敢以質之先生

錢陸燦 湘靈江南常熟人

與吳介茲

弟連日病瘧誦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句竟不愈自誦弟詩數首便夢瘧鬼跳踉偃仆捧首頓腳而去因思李白已嘲杜老飯顆此必其族種李

引據俱典
與

赤者紫姑神處逐臭多年今方出頭 弟 突逢其所怒
故接淅行耳而不知者遂謂 弟 詩與杜老爭黃池之
長於病鄉則吾豈敢

答同年計甫草

投金渚上衝寒犯雪展磨鏡之誠古人之誼也接來
教似不能不爲旅人匏繫涼涼窮窶慮者 弟 因思古
者井田而外另有士田可考則居有食也出則必有
師從師遊者即從師食史記謂孔子養弟子三千人
固不足信然弟子從孔子出遊歷國其勢不齎糧而

此疾痛呼父母之義也亦古人風烈非一味肯俛仰于人而已

食孔子之食孔子何所取之取之列國之餽遺也故晏嬰諫齊景公勿用孔子曰游說丐貸不可以爲國是其證也當是時士居有士田而出則非從師則仕耳士窮而在下多仕於諸侯之國諸侯之國不能盡收之則又散而仕於列國之大夫今弟與足下居既無田而出又不仕將從游以求食耶則足下方有瀨水之痛而弟之心喪者又數年於茲矣昌黎與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

而樂也豈不易哉若無所依歸無所取資則饑而死不亦難乎夫昌黎之在當時其汲汲於闗其竅也固然然猶有陸宣公爲之師又有張建封裴晉公諸賢爲之知己卒能不死於窮餓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若吾與足下復何望乎復何歸乎尊之所無可如何者皆不足復道也惟靜以俟之而已幸自愛勿多談

與鄧生

聞方爲令子開筆覓師大不易此事與宗師教人參禪恰相反教人參禪先須塞斷渠悟門如銀墻鐵壁

讀書要此者眼非爲從入破綻

令渠自尋出路若教子弟第一要開導他悟門眼中金屑亦不可著况瓦石乎今之俗學坊刻瓦石也足下其慎擇之

又

詩歸乃僕二十年前閱本足下既欲閱之留案頭可也但景陵二公紕繆甚多今略舉一二以資隅反古詩如□生垢□戕□一詩數□字乃古方空圍蝕缺文也今誤作口字解近見周櫟園先生辨之矣許由箕山歌詔予欽明鍾云欽字下加一明字即傚字上

加一聰字也此欽明字出尚書第一行不之知也魏武短歌行沉吟至今下有呦呦鹿鳴四句今欲刪之欲續反斷矣謝靈運美人竟不來等句評曰無鬚眉氣則毛詩離騷止可閨房提唱矣六憶詩憶食時是憶美人食時故下文云臨盤動容色今解作食眠時憶美人何啻天淵矣若不見行路難之體如是以奩抹之矣劉瑗左右新婚詩蛾眉參意畫俗本誤刻作叅字評云三意畫居然聰明人後學承譌吳人至有賦三意眉詩者老杜公孫劍器行渾脫者劍器之名

也今以渾脫瀏灕頓挫六字連圈矣凡此杜撰劇可噴飯其他如當壚曲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古本止此矣今忽增回眸百萬橫自陳一句薛能長安道詩刻許昌集今改作此路去而于本題上先加幽拙其不深思精攷疑悞後學未易縷指要須得古詩唐詩舊本較讐之乃可讀也

與吳岱觀

猶憶丁丑年春燦以訪舊至湖上君家兄弟讀書靈隱山中之澗堂遣蒼頭導燦入山薄暮叩扉月光已

映林端君家兄弟篝燈吟哦輟筆墨變然石迸相與
披衣一笑沽酒人出踉蹌入呼澗橋上虎推窓睇之
三乳虎跳躍已作咆哮勢兩老虎蹲踞不動毛髮森
矗目光如火炬有戒心焉吹燈拒扉裹衣而睡夜半
聞嘯聲小僮阿吉驚墮枕頭下次日與君家兄弟步
步踏虎跡上韜光題姓字年月在竹上事如昨日耳
辛丑初夏再過湖上再至靈隱再訪澗堂堂已傾欹
但餘壁落一僧雛拄門而應微曩時君家度閣筆硯
處及予卧榻驚墮枕頭處皆茫無所向旅葛旅葵蒼

信手書來都有遠致

涼一望汝目汝面如在我眼旁三嘆而出坐澗橋上戲語同行乳虎想已老老虎想已死橋之上下無一跡吾兄仕宦秦中蒼浮飄泊廣陵余獨來履葉捫石悵悵然惘惘然如尋失落物事上韜光竹已見數十世孫即有鐫字皆他人姓字年月無我分當時阿吉綠髮鬖鬖覆額兒也而葬黃壤已二十餘年矣人世聚散便如春夢之瞥然無蹤燈下戲殤子弟又奪他家搬演別齣去波斯匿王追記三歲時謁耆婆天經過恒河水六十年間水流如故不能不自傷髮白面

鍛也何時與兄重話西湖上正恐似兩老仙坐小舫談中談滄桑往劫耳

與雪鑪上人

兄年少精警機鋒圓辯書法畫品俱欲火攻華亭又其餘耳聞弟出山後兄即荷老人印付黃山白嶽之遊助發胸襟長進多少不似弟爲黃楊木禪徒羨徒羨但須立志堅决得師友之力不肯一刻放過乃佳也古人如老南和尚徧參諸方聞石霜楚圓之名特地去訪及到石霜頗聞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

徘徊山下數日又思量旣到此須一見而決揭簾欲入又不捨得下一拜如是者三遂奮然曰有疑不決終非丈夫徑入纔啓口便被石霜降下他終身事之此便是求師樣子也宗杲與洪一爲友中州喪亂同舟下汴杲數覩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得笠中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色動一叱之曰汝一釵之不忍而望汝了生死耶我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眞宗杲師此便是求友樣子也花山禪人於海師友邊精詰破的何待予言言之者鞭影也其勉旃

櫟下生曰竟燒之矣能自燒其詩而詩復不逮古人正不如稍稍姑息之

與汪舟次

弟嘗作一年之詩至歲除欲燒之不果也明年歲除又欲燒其一年之詩并燒前幾年之詩已而皆不果也徐而自解之曰留待後人爲我燒之每謂隋煬帝好頭頸還自家斫此血性男子語所以博得做個詩中浪子弟之不能自燒其詩詩之所以不逮古人也而足下與野人猶欲過而存之亦姑息之愛而已豈愛弟之深者乎

答徐蜴問詩

吾甥塌來千里問詩於老舅媛姝以一聞爲足河伯以秋水自多吾甥皆無之要之此事勤學而多爲之自工師承古人莫如老杜非謂詩之能至于老杜也其法度家數較嚴于初盛諸家用一字如關門之鍵立一義如軍中之令其門戶開闔對仗精整所謂晚節漸于詩律細者也律詩無論其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對句此猶律中之律也其五古七古歌行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故曰詩律細此老杜非專以律詩爲律也子于古詩

答甥問詩即引山谷答甥語答之現成得妙

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並于七五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并無律詩之律矣此說詩必講律也然有本焉黃山谷學杜所謂江西詩派者也其甥洪駒父徐師川問詩于山谷山谷答駒父曰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其答師川曰讀書須一言一字自求巳事方見古人用心處

讀書作文根要是用

又題卷云上藍生詩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又云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山谷之教其甥如此知山谷之所謂入律者所謂曲折者所謂老杜句法者所謂讀書已事者所謂學古人而日新者詩之關棙盡此矣雖然豈惟詩文哉吾甥更進思之

示兒

作文之法有題句在此而題意在彼者趙簡子謂諸

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先得者賞之諸子馳之無所得小子無卹曰得之矣簡子曰奏之無卹曰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無卹之智則求符于常山而已矣雖然義有所登如鴻門之劍項莊欲取之項伯欲蔽之意乃俱在沛公也慧隱躍躍乃見機器之妙

又

善射者愈射則箭垛愈大善奕者愈奕則棊局愈小于文亦云

安致遠　靜子山東壽光人

蘭雪堂集

劈空出議
[illegible]一何落落

與蔡漫夫

人常謂天寶二十年離亂祗成得杜老一部詩集自丙子以來十餘年中將偌大一個乾坤反覆播弄幾番整頓始有今日不知尚有少陵野老睥睨其旁否有其時無其才亦是天地一大缺陷

結隣集卷之四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萬時華 茂先江西南昌人 溉園集

與李小有

貨酒漿者提得之貨鬻彝者非千金不享知造物位置仁兄不淺

陳際泰 大士江西臨川人 已吾集

文人同嘆

與李小有

近日爲序文所苦日二三首甚念台囑會當了此然序名士之文正爾太矜夫文豈矜之所得而工者哉矜不得工而適以自難此種實話小有先生聽之當不河漢也

羅萬藻文止江西臨川人 此觀堂集

與友人

過貴州輒蒙相知欵曲而弟去歲顛連之中感此爲尤深然自甲戌之别至昨不過四載而地方榮悴頓

地氣太過見道之言先輩云東南文章太盛亦是天地一病處此者可以悟矣

殊。豈。富。貴。繁。麗。所。以。用。地。氣。者。已。太。過。柳。一。時。名。士。如林。山。川。轉。換。之。意。更。進。一。局。乎。台兄光景頗似不同前。而氣體高覧不改其爾邇殆山川相之矣至近作疎密有致。而別着手眼處針線全自學問中來則地。氣。不。能。轉。換。台。兄。但。台。兄。爲。地。氣。討。一。轉。換。耳。

章世純　大力江西臨川人

章柳州集

示人

我求富人能富之。又。能。貧。之。我。慕。貴。人。能。貴。之。又。能。賤。之。則。人。之。二。權。俱。得。矣。我必于貧者。人。不。能。富。之。

權不可一日在人

也又非能貧之也我必于賤者人不能貴之也又非能賤之也則人之一權亦亡矣故不慕所無有則人失其所以相操此自立權之道

又

宗老有言再世皆弱其家必絕爲其氣之近盡也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于弟而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惡人僻行陰道也死近

言也者身之陽也行也者身之陰也陽便善陰便惡故雖有汙漫險邪之人口未嘗不稱說道德也行以爲己又未嘗不安從僻違也

又

體骨難實我知其虛閉目冥坐即如無身清夜聽聲舉體皆徹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又

中庸之士戴之高勢則賢先見處之汙下則不肖先見品固有以勢高下者矣

善養性情所以承天

人慎毋爲氣所驅此中甚微

又

夫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也性薄情淡者嗜欲希少則受享之地博矣故性之裕物萬物皆在有餘之地

又

制是器者常爲是器之神故知精神之久

又

五星相及遇其所好則行遲氣有以相留也當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至于

巳福不足自愈安愈人

大力自註曰予以恒

草木高至于日星

又

立事而不效設術而不應是福德不優身之鬼神不足也鑿者亦以巳福愈人矣

又

婦人有奇名卽不必與夫以吉矣善在平常福在靜事。

又

物恃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者以

衣無備于物物或傷之言此忘感

此是機鋒人似相柔待從滅此與何凋一篇語錄也

自藏盡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

艾南英 千子江西東鄉人

天傭子集

初答臨川張侯書

別老父母後從郢甫令君接台諭即欲作報章而未得轉致別諭於地主故遲遲未復比詳達台囑方擬削牘上陳而地主已捐俸相贈因束裝放棹於歸塗使奏也本應躬叩緣榮行已逼人事匆匆而不肖弟亦尚有文債未畢速旋虎丘畢之計搵溺必羇半月又度不一月當謁賀治所目前班荊酸話不必縷縷

此老不輕薦人如此

也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收不肖於聲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隣封方此之時交游朋舊莫不誦道德進聲譽於前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蓋知老父母為聖賢為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象老曰張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涖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尚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尸戶祝操此為券不卜

入告奏命等質朴何等古雅

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已勇於任事然亦有廉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臯先生以直諫淸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評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僕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面從而實應且憎矣故南臯先生之謗不少及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臯先生之

絕不傍借一語而文章自古自非近代人氣味此眞本事也

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子弟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熱腸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已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謳歌訟獄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推而

受先後來畢竟以此累幾致殞身千子可爲苦口矣

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爲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爲臨川若有欲爲老父母所爲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恕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矣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旣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虎丘尚有旬日留卽入武林當與台旌相後

能苦心讀書人始能出此語維節始自道

先也。

楊以任 維節澹餘江西瑞金人

答程望尼

正思與台兄商今古之業而尊函適至吾業可成矣端簡諸公學問經濟曠世無兩但其中一二大事復與所見所聞不同蓋讀一人著述便足移人性情隨人脚跟終無獨見如身在甕中跳脫不出須另換一副精神另出一番手眼方得耳目一新識見亦長所以讀書莫妙於能取尤莫妙於能舍也門下真讀書

也

白雲禪師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正可本似孔居

人。故以此相質。見旻昭并以語之。

孔大德　登小江西金谿人

與桂宣季

胡仲醇昨托家明允兄持畫易松大是韻事弟受易亦韻事也然不無黯然者以弟山居離索每讀書之餘。有一二快意及古今種種不平事輒捉此老問之此老不答亦不嗔然潔清秀挺之氣拂拂撩人使人欣竦奔會今別去。弟失此良友矣義當呼小奚掃月下花徑出桑落酒與此老爲平原十日之飲然後以

安車蒲輪送之仲醇氏未晩也言之何如

傅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與陳少游

作文不足豁千古霧濛使讀者眼光一閃何足浣染筆端

曾畹 庭聞陝西寧夏籍江西寧都人

答李屺瞻書

汪蒼文曰通篇以不近人情立案開闔變

蒙教涇陽人謂畹不近人情然畹之不近人情豈猶夫人之近人情者哉天下之人軟媚滑熟奔走於豪

化段段有法

于瞻以詩文爲習氣結業前代尚然況當今乎則屺瞻亦非無見者

當時同人極服庭聞之不阿附以成名然庭聞不應後遂有張某起而應之同一鄉人也人品

貴家。縮頸傷氣。納交左右。一意諛佞。主人之所是者。委曲以鳴其是。主人之所非者。委曲以鳴其非。天下之人。以爲如此而後近乎人情也。畹以爲必如此而近人情。必不如此而亦非不近人情者也。記畹束髮從先大人遊於吳。與天如受先維斗諸先生。先後抗行。其時金沙諸子。謂艾東鄉不近人情。欲得豫章之鄉之人而攻豫章。謂此事非曾子不可舉而謀之於畹。畹頓首謝曰。千子即可攻。非畹之可攻也。小子畹與千子。有同里之誼。其近情與不近情。雖畹不獲深

然强似退之

知然觀其於程朱訓詁之旨固自有得方今天子門戶有禁。立社有禁。晥初納交天下士。諸先生無我謀也。遂別去。當時有怪余不近人情者。至今三十年以久矣。毋怪乎今之人。謂晥之不近人情也。顧嘗語人曰。晥口吃吃似鄧士載。性卞急似王藍田。輕詆似謝靈運。納誨似王處仲。放直似張徐州。要皆合於古人。不與今人合也。涇陽人謂晥之不近人情。何其似知我也。晥行矣。然終不敢以不近人情而不復言者。以屺瞻筮仕之後。得毋歉於學乎。歐陽永叔得韓文於

尹師魯亦舉進士後屺瞻乃謂今之視詩文者如尫
釜然今之視能詩文者又不啻如傖父然此言出之
市井則可出之屺瞻則大不可也屺瞻早掇一第以
富强之年肆其力於詩文抑何所不至而終日變動
不自愛惜居不安而食不飽而徒以不近人情之言
塞晼之口乖天下之望晼甚爲屺瞻惜也他日之人
以屺瞻爲不好學而又以屺瞻與曾子交遊久曾無
一言以好學進天下後世之視晼爲何如而視屺瞻
又何如也

賀向垣皐子文見于庭聞集中是必傳之作乃快指其爲譏刺所謂大得意則大罵也
汪若文曰好句法

答吳四書

丁向垣皐子文、僕再四反命不敢爲足下以向垣之意强之、謂他人之言、不足以垂後世、子何可使塞下事不傳也、語絕可聽、至於再三、僕不得已而爲之、里人旣繕錦帳以進、向垣極口稱謝、聞有指其旁者曰、此譏君也、向垣不再反顧、用筆抹撥以宴客、以簡賤於僕、噫、僕豈衆人所得而賤簡者耶、接札果然歸咎於足下、閉門而詢之、宜也、雖然、僕之爲文、結構起伏頓挫、皆髣髴古人、不肯飾詞以欺天下、要使天下之

骨力甚健

汪若文曰此處極似退之

人。聞其言而咨嗟感慕而後已。此何足爲衆人道。但其謂　僕　有譏彈之詞。不宜直發其隱。此尤可笑。齊桓公謂叔牙曰。何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奉爵而進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無忘夫子之言。信斯言也。人臣對君亦非諫佞之所宜出。況其下乎。且向垣孝友之事最著。天地鬼神。陰牖其衷。旣使　僕　之文有以見於世。苟有所心者讀之涕沾袍。惟恐其腕下格格。不得雪白。乃其所見

非其人不肖爲其文自待不薄看斯文關

在此不在彼此洵非衆人之過也固亦其文之不至也昔楊雄所爲經門人侯芭謂其過周易而班固用以覆甕韓昌黎大奇之文世人大怪之小奇者小怪之他如薛大順文有氣力擢第爲武人作書奏軍中傳以爲笑僕不逮古人遠矣何足怪哉

答人

仟來正弟小恙後精神惘惘耳聾目瞭昏能語時甫定取來稿削方筆墨視之乃觀察胥徒也是其人能傾鄉里者耶能傾民社者耶能傾國法者耶未可知

係不卜

文多奇致足徵皆徒然吏正有可自壽之理獨不見于公之門高乎此文一說也

也余雖不敢以西土之人度山東之吏然而庶人工商之業雖賤而可以長年未聞刀筆筐篋之中有仁壽焉所當與日者奉祠弟子之文同日絕之者也若以足下之命不獲辭爲之祝曰五福之先爲壽六極之先爲凶短折其壽也凶也吏自爲之而非自天爲之也吾無以爲若壽也爲之祝曰考終命而已夫吏莫富而貧吏莫康寧而憂極也天將以福報之吏舞文弄法而弱則六極之事皆備天雖錫之福而吏不受也吏不受而曰予攸好德曰取士君子之文而樂

通儒之論不似小家動生區別

誦之其何辭於考終命乎

陳孝逸少游江西臨川人

癡山南郵集　遺稿

與徐仲光

僕問平叔後代四六之文備於東京遂開六朝信乎平叔曰不然書見之矣嘗讀咸有一德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等句悟四六所從起予乃急應曰子言起我且如周書除八誥諸篇外如君牙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凡屬朝廷策命之文皆近此體裁始知諸文字程式自有原委而後世詩歌以爲不

當雜樂府塡辭語者雖雅俗致辨不得不爾然自其初論之實亦一物而屢遷耳

又

從平叔造游公大南原家平生在焉平叔論古今春秋家聚訟紛紛皆因夸大而然則自孟子天子之事一語始仲尼大聖當六藝殘缺之餘慨然整理特取一魯史修之何乃言天子之事若謂誅賞予奪擬乎大權則細考其書襃貶之辭甚微何有干權召議因其書止於魯史之舊文求其說而不得則又以爲以

天子之事與魯而魯周公之後也因見其天王出居宰咺書名王不稱天則又以爲春秋以天自處而禮所謂羣臣稱天以誅之義也夫行天子之事尚且招罪以天自處益無忌憚矣公大平生力辨平叔子不畏諸君子在天之靈耶予微笑不答公大曰少游定云何勿但皮裏陽秋也僕曰吾將壁上觀師君有言則逸罔傳生左袒請爲君暢道之以聖賢而修起舊文何其正大以匹夫而操持賞罰何其迂回原其失在於不知文字之褒貶本不當與袞鉞之誅賞同例

正明允之論使不能置辯然明允一論文筆之奇千古所不能沒古人好文字正不得以命旨過當而輕之此古人身分也

而觀也夫褒貶者公論也後之有史才者值事編年苟非闒茸庸僭亦必自立義例有所升降班固范曄尚未敢如況以孔子之聖乎孔子修一魯史即爲天子之事則司馬溫公朱文公成通鑑綱目予奪百代可謂上帝之事乎如云孔子予奪權衡至公至當可以上承天道下法帝王則凡作史者豈皆顛倒是非如委巷之談乎立史之意原自如此但史非盡善耳故讀春秋者夸大其辭未有不以其說自賊者乎叔之論非惟實獲我心卽起孟子於今日何獨不爾公

慷慨之氣
俱異於一
味粗豪者

以爲然否

答劉千里

劉先生亦知豫章有陳孝逸乎逸亡賴少同阿兄典霸讀父書從事進士業十七八年所不成老冉冉將至遂復棄去與霸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熱輒罵古僞豪傑不中一文錢意欲帶國家將軍印樹功名如王新建一吐三百年儒生氣其志也後乃以悲憤卒庶幾哉不負素期矣逸本無足言者自乙酉謝故袍棲遲窮谷頗抉發先代賢碩源流去浄之

所處使其精神煥名山俟來者則瑣瑣所爲功身亦有小披寫數種遠莫能致顧念千古以上之人千古以下之人風流韻釆猶有曠世而相感者何必腕目交贄然後爲知心也乎讀長翰依稀想見其爲人浩魄遠衷望光知慊恨與斯人同時而不得騎馬把臂共世外之山川其爲咨嗟悵怏何如也江漢英靈平生拜手登其地氣使然所謂樂取氣類者天性矣

與朱太寰

頻加分袂代乏村塾者數載癡山非字竟是會稽王

作別調真有一種異氣當人意中

矣猶憶六七年前尚似一豪人呼鷹古壘截虎平川滿懷英壯抹除不盡而今鬖絲面影羞入鏡中已乎哉思與公作天台采藥翁耳

答竺庵

我公八面玲瓏無物不了輙敢寫其近概情見乎辭自念書卷痼疾把弄無休雖我公有命不能作愚懵神仙也然和尚諸筆雌雄灑脫爲美女爲將軍又何以故兩家且自平善勿多言

與其

筆下古趣森動令人別有賞會

極詳近狀又于尊集中知吾兄百羅羅罟徵夏侯色者當于霹靂碎衣之際肉視虎狠冰顧兕鑊出入吉凶莫或害之丈夫哉

與楊本張

今年斗斷舌本依然臣朔驚樵亂釣此地實有之然無關乃公喫著事昨有東逸者曰將軍百戰身名烈畢竟新息壺頭不如少游下澤蓋嘲弟以塾師爲一場職業似炊者勞薪不辨作間也逸則愚矣却笑諸公草草飯未必足則又何也敬聞之吾兄求具一解

劉遇奇 蝂臂翁 廬江西廬陵人
慎餘堂文集

與新登第友人

前輩有云高官顯位如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有不快活處我輩處今日而登一第政大類是然世人莫不欲着此新鞋襪非有它也總是在天地間作穿鞋襪人亦須從此一過否則蹤跡遍天下到底是不識好樣子鞋襪人但此新鞋襪即愛之惜之不過半載幾月爾過此又有好樣子矣須是穿新的樣子牢定脚跟依然作舊的受用此中亦自有快活處也

與同門李雲浦令尹

弟為諸生時閉戶讀書不喜逢迎見人輒畏昔人謂做秀才時如處女要怕人差可不愧爾然歸妹愆期有遲歸之嘆猶不免見人含羞但念此等婦縱不能克拓人家業亦不至敗壞人家事弟與兄為一母之女固有同心也但兄處難處之家蕭然寥寂作無米之炊更覺棘手然漸次養活此一家人使一家人受主母之福則主母亦受彼蒼之眷矣若翁姑以上或不亮之雜然繩之則付之適然之數可也弟見此境

界欲蓬頭垢面作閒散之老婦但恐有迫而起之者則不知向誰門第托身家事敗壞到處皆然殊可憂爾

與友人

南雪見日即化北雪異是氷凝如鐵雖承風日亦未見有簷滴聚流也意雪本寒氣結於半天下而爲雪既成此光潔之品不欲復混而流於塵塹穢溝之中此雪品也吾兄端亮清迴邁乎流俗之上從此氷壺玉壑益勵其操願光潔自如成此上品

文至不必以理路纏之斯爲妙品

价光之筆勝人者在一爽然爽若不難于一瀉千里

黃國琦 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李小有

夫子長貧又在客中乃有厚貽是綺園而損商顏之芝矣其腹果然其中慊然

徐芳 再見

答羅搏上先生

正伯令孫每試出人頭地可喜讀其文居然雛羣隺也雖資學弗凡亦縹緲峰頭別有衣鉢在但恐他日壓倒眉山有虧孫順耳吾師竟當退一步以讓之可

同萬批此于所以獨心醉于仲允也

也且天命在吾吾爲眉山足矣老師諸試兢久已誦而評之緣病未獲寄致邇來尋索不知入誰氏篋矣慢藏有戒文不與焉獨吾師之文其媒盜乃更捷於金珠貝玉也異哉

答傅瀛賓 戊子

弟賦性淺褊于當世之務又復闇昧弗達向來嘐嘐哓哓非敢自鳴孤激亦以同室之鬭義無坐視究竟絲髪奚裨秖添一種罪案耳扼豺虎之吭而奪之食爲患雖切識者笑其愚矣自昔皆然不止今日也且

惟冷人能作熱語今人但能作不冷不熱語耳

夫楚狂沮溺春秋之最冷人也然味其言非天下冷人也而正天下之熱人熱極矣而無如何則不得不歸於冷耳極熱必極冷此乘桴之所以嘆也

與王公憲

憩龍山靈望年兄杖履久矣不意以隣士桮酒遂失擁篲及犇峰騁望而羽駕縹緲已在雲間矣昔有士求仙者犇走延佇十年不遇一日入山仙人坐樹上士狂喜頂禮暫而美人過其傍士迴眸眺之而樹上之仙忽從此失矣弟之事類此弟于年兄坐不知士

既遇仙而眺美人此處負弟一着然士遇仙雖失仙而得美人要不爲無見弟無士之得而徒有其失此處負士又不止一着也

與陳公奏

積雨已自惱人况是空山獨客不有溪寺一行此年春色又付流水矣惕菴小寓甚佳他處尋求未必更勝固宜安妥小住擇善從之無草草也弊笑吾輩藏身自謂已固然使人蹤跡立至亦不禽同解韓伯休賣藥于市自謂逃名豈意名在少女子口然則向來二

卽法

十年皆掩耳之鈴耳故近來別有解脫門無秘密法止有安閒法不住色聲艷鬧之場卽秘窖也有時槁木枯坐有時野鶴羣遊靜則土室袁閎動則五嶽禽向此安閒法也僕患難以來心病尤甚因病覓方不過如此已

寄林孔碩

弟旦夕待盡之人耳顛連摧憊狀不足瑣述蓋嘗總大致計之一歲之中圖史之傍一山水之間二餘皆繩牀藥椀據而有之耳是人于天地內知復能幾年

直是無可奈何

活然所永矢弗諼者人盡闊即不敢不寂人盡腴即不敢不枯人盡歡而笑即不敢不呻吟人盡康莊而馳即不敢不連蹇蓋所不可知者居易俟之所必不忍渝者守死以之而已如此者誠不自知何如舉向故人果有一當焉否也無限積悰思一自致不得適栖公南還喜而附此

寄答峽江曾二槐

家本貧約自庚辰倖第官紳之費日以縈困入閩之後窮窘益增行者櫛于寇盜無尺布之餘居者括于

兵戎無粒米之積流離饑凍舉室嗷然存活既艱棄
捐未忍加以先人送死之役墓隧之費凡皆親友過
念佐而恤之側微托于沿門義無傷於搖尾若夫人
間蹲蹴戶外肥甘持此頗嚴未嘗一滓自以挂籍方
外終不敢靦面人間況顯負生平尺寸之節遊當世
大賢之門餘生已非其心毀行將何以忍故雖故知
舊好當路亦有其人贈麥解驂達者亦有其義而擢
藏辟匿彌遠益深溝壑未忘守死而已此又區區小
諒無足向高人道所以細瑣一一及者欲先生知其辛

苦砥礪不敢辱故人以負地下之意耳嗟乎人生數十年波頽九跳漚起電滅之狀亦誠無幾矣前者若已罷之劇餘歡了無可尋後者若方爭之棋苦算亦復奚益寂與喧相轂榮與落相徵成與壞相循悲與愉相倚瞿曇氏所謂幻夢影泡之言以理推之斷斷其不惑矣知足下不河漢此言也

答湯惕菴 丙午

祝頌同而亦小異頌生于愛祝生于愛且畏愛其人之利已而願其長存則祝畏其人之利已者去已而

於此等小事織出大文章

欲保其長存則又祝祝非有益也知其未必有益而必且祝之者則其情之至也三多九如造語皆極荒唐三代以上無諛人六經之中斥佞語而聖人且存之者許其情察其誠也後世不得已而頌無所愛畏而祝是名套舉套舉斯可已矣來示所示先世壽屏之文後人且以苴履事實有之然其子若孫亦可知矣且非其人之行不足以傳則文者之言無足重也如以退之子瞻之文而頌裴中立范希文司馬君實諸公之人其言固至今存未有讀之而不知勸者也

何爲不可如惕菴今者岡卓然可頌之人而自我輩同人以逮里黨童叟其愛而私之而願其百年亦皆翕然出于至誠假令有退之子瞻其人操觚屬辭稱揚徽懿以表一時緇衣之好豈不盛乎惜哉此事大難而惕菴且别有懷思怛然引避甚者以爲浮言套舉欲用維揚巳事一切炬火待之則雖有退之子瞻之文與人亦將踧踖而不得進况其卑卑無足輕重者乎然以弟平心折之言之套者固可不煩而果其情之誠者亦不可以概抑古有兩無字碑一生平多

幾屑甌米有此等情事無此等文筆

瑕無肯操筆一功德甚崇不勝紀述因俱闕之夫眞頌禱之言之不易自昔然也而使豐功大業與無堪齒錄之人同一廢置亦過也人情日異不但人世快心之事遇之便覺神傷且脂竭髓枯無從更爲潤澤終老長計堅守貧拙而已不儉必不能貧儉小事不儉大事貧亦終不能守而習俗既久尚文侈而憎樸嗇非如守戒行僧硜硜矻矻蒙醜詆甘笑罵孤立矯持萬萬不可昨者手諭懇到語語藥石謹特爲拈出與鄉黨親友日夕誦之

與郄陸奕

弟以愁瘁積久感傷心之疾每夕煩苦不寐呻吟之聲恒自夢魂中起或哭聞一言觸一怒注一思方寸中輙如徤足人踏春杵上下擣撞不歇直有一物欲向心窩中跳出聽之霍霍有響當此之時舉體悶眩如將殞絕謀之醫人謂是心血枯盡非藥力所及若不亟加保護將來恐有膏盲不測之慮因大怖畏持硬面戒後此一切應酧筆墨以及文字著作之緣盡行剗斷惟晨夕小樓伏處俟命而已蓋我所以應人

文人亞老多有此病

之求者原恃此身今心病成身將不吾有矣若又橫加戕斲以性命狥情面知者不爲賢者亦不忍也且天下傷生之具酒色而外莫如文字慾令精竭思令神竭長吉之死嘔心視長卿之死消渴更早更速弟生平心血嘔已盡矣則凡以文字督我者皆戕我者也幸陸奕爲諸同人徧諭之後此勿更以文字戕我則眞知我憐我者也

又

昔人以西子況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爲千古英雄

麗人第一結局以其韜遜最早不留末後一段示人也。弟謂此亦各有時數不必盡同譬之燕飲終無不罷散者幸而賓主欵洽揖讓以退善矣不幸而主人倦酒或有猖狂罵座之客中席而起則抽身以退亦其固然奚爲不可必漶涊跼蹐與非我儔類之人狠籍終事以爲善于結局謬矣且雖坐無歡見容之苦未必不甚于見逐也陸奕今日事正類此白頭老婦色衰神悴尚復脂粉膏沐與少年行爭妍競態聽輕薄子之品題目笑亦復何味此其宜爲逃席之客久

然才情縱中獨有種逸氣行無艱邪迫促之

矣自不能割棄幸有人焉引而出之斷羈截勒以遊于超逸放曠此眞愛我者也又奚怏焉班婕妤罹飛燕之謗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遂終奉陵園以老韓蘄王旣罷樞柄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絕口不談兵事此兩人者于初終炎寂之變可謂淡然自適者矣然後之稱女德者未嘗不推婕妤之賢考古名將之令終者卽莫不尙蘄王之達兩人之結局如此又豈出五湖青城山下也夫陸奕之困諸生二四十年亦巳久矣其所以束縛其身心屈折其頸項

悚然

腰膝者不啻縧籠網罟之牢絡拘制幸而去之猶鳥之翀漢魚之入淵也可賀孰甚焉今日爲陸奕解爲西子平仲不成爲班婕妤韓蘄王可矣若復留連繫戀以棄置之身重希禮遇無論今日事勢非從門之所能濟卽令事有可爲是長信退老之人而乞憐于趙家姊妹爲蘄王者不之西湖而走泰長脚之門也故弟竊以爲不可

寄李太虛先輩

往先生有命以作傳之役見屬非敢忘之以枯索之

胸焚硯日久又苦貪俗交驅不得不以青烏小技博飯于外犇走疲繭此事都廢昔顧凱之之畫必天月清霽涼炎交適乃登層樓之上閉戶去梯而染毫焉非其時也未嘗輕着一筆畫小藝耳其矜重不苟尚復如此況文章千古事先生之傳又一代最有關繫之作可于塵濁喧沓之際草率就之乎其逡巡愈久而筆愈不得下者亦矜重之情然也載觀古之善爲文者其稱引誦述皆不務爲溢譽而必與其人之生平相權度雖輕重詳略之各有其法要使傳者無譏

就一喻言便作幾層折以盡其意

而受之者不作故言出而信服于世譬寫生者色之黔皙膚之豐癯軀幹鬚髮之短長多少一以其人之質還之而神情韻度始可進而求也郭令公命周昉寫其壻趙侍郎從之貌以示其女便呼趙郎苟曷濳圖鍾太傅像于新宅之門二鍾見之即感慟廢宅無他其狀貌逼真雖欲不喜而譁笑悲而哀咽不可得也今之為文者鋪張塗綴不度其宜稱之何加而惟誇是務言詩則王孟避席論文則韓歐比肩徵品業則姚宋范韓之不足言語學行則曾閔周程之無以

闡理史法于此共見精能

過如寫生之家眉目膚體略無肖似惟作一魁偉之軀妍好之面而已雖其子弟至親尚茫然不自辨識況可出示他人而傳之于後耶故近世之文之不古若以其好譽而格卑也而使不出于是又無以饜其人之求甚或以此得過故作者苦焉若先生者固深于古文詞而其于古之識者世俗浮誕之言知不以此相督故非所擬稿不敢枝蔓其辭而微叅以史斷之例所不知者闕之蓋將以求先生之真而期爲可述也且人之所以傳原不必多得一二大端之卓然

正意如此前之一大篇盤旋此意耳

者而其人已不朽矣寇萊公爲宋名士惟是澶淵書策一事而天書附會燭淚成堆之類前史亦並記之以其不必諱也先生之生平高出于俗甚多而今日所痛惜後世所感歎而不能已者乃在南遷一議故特爲詳列焉所謂從其大而餘可以不瑣瑣也惟是處境甚惡日在塵濁喧沓中求如凱之之廚櫝閒日經營極致固不可得而手筆庸下則其才分有所限矣呈向先生其堪受大匠之繩削否也

答靜菴 己酉

寫得有趣

道盡近態知此可憩奔走之勞

弟十年前過吳門持刺訪一二故知閽人輒報曰江北去矣問何時歸曰兩三月　弟笑曰告爾主人勿憂便在江南我亦不暇尋便十數日我亦不能耐久候也自是所至不復投一刺有以看山枉顧者則報之召則赴之而已蓋此時顯者之家門首各有一江北去之老閽人持一副硬面皮向四方賓朋相抵塞就令閽人冐罪入之而窮冬花果園中安得更有桃李棗栗之零餘未咽者以待他人之乞索乎則往非益困不如存我懷中之刺蓋也所命兩俱無着近者久

已不通斜琢遠者聞邇亦厭客授意闊人蓋有先我而困者矣弟不敢以己所不欲者施人自謝責而反以一紙套書爲遠道之襆被累也至論今日長策非沿門一鉢則必於陵仲子嚴君平韓伯休東湖蘇雲卿數子之間擇一術焉雖艱苦而猶不至失己失人且可以得食而不困焉惟道見自酌

彭士望 躬菴江西南昌人家寧都

示兒壻

少年須常有一片春暖之意如植物從地茁出天氣

少年不可不知

渾含只滋根土美悶春融絕無雕飾自會發生盛大今之少年往往情不足而智有餘發泄多岐本地单薄專力爲巳飾意待人展轉傚摹人各自爲過失莫知悲難莫救殖落歲逝竟成孤立千年之木華盡一朝良可惜也

其二

今之少年私相講習成一學術或穉而見嬉或老而世法或好名而爭忌或角慧而夸奇或狎褻而戲頑比或怨謗而致寇仇凡此數端俱足以消磨歲月剝

精警已更警

削元氣所營在分寸之間其失有千里之謬長而能悔去日已多騁轡求歸爲途已遠坐是滅沒十八九也何如出門之初即持履錯之敬人必求其勝已言不畏乎逆心恒自反其才之所不及而無諱其力之所不能以謙爲基以厚爲城寬爲之居坦爲之行無以愛憎敗其德無以智詐汨其靈惟勉勉以求益非汲汲於知名夫是謂之造小子而成大人

其三

少年所兼擅者時日精神物力境地父母俱存衣食

此輩滿眼皆是

粗給血氣克足年力優富人生快事孰踰于此而攻取之者百端並出有初開之嗜慾有乍嘗之勢利有雜至之人情有尖出之童慧加之有欲速成之父兄語之以閒雜使之以碎細訓之以詭滑堅之以强狠以此爲持家之秘奧而誤用其聰明有不端方之師長芬華以誘悅意指以逢迎耳目以窒梏才具以陷溺以此爲入世之纖術而殺人於誦習奕世相傳羣盲互引浸潤淪胥莫可殫極又其甚者生長世祿踐歷仕宦見聞益潤機智益深交遊益多擢陷益橫界

穽窞於笑談戈矛銛於拱揖耳語則冬雪夏零形容則烏雛鵠白譸張爲幻阻深若淵勢日益崇身日益賤國破家從君亡名戮載籍所記比比然也此皆先入之爲主旣巳差於毫釐及後事之備嘗仍竊取其故智士習不更氣運不變童蒙不樸師說不衰厝火積薪恬臥其上爇鴆淬劍甘食其中靡哲不愚可哀也巳

其四

少年胸中最宜分別塗向有千古之塗向有目前之

奇路大難

塗向有不終日之塗向而其中甘苦難易成敗美惡之分殊焉驟語之以千古旣寥濶而不可信而至之者非一蹴之功其事勞苦其境寂寞其味苦淡其名沉晦此非有上智之根百折不回之力不世出之人師不撓惑之父母留之莊嶽屏絕衆咻沉酣于古今之聖豪鑿闕于常變之理事示成敗如別色稔得失如過籌冬可不爐夏可不扇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如是者亦有年亦旣莊莊其能立矣而後與之出而遊世路之炎蒸周人情之麗僞觀山川之險易考風氣

之勁柔紛投之而不厭卒試之而不驚歆誘之而不亂撼辱之而不移如是而其人始可任將相屬大事退亦足爲振古希世之人豪而其父母師長亦必爲令名之歸俯視世榮蚊蚋鼓鬧猶糞土也而世之人輙好言目前憂衣食畏刑戮耻卑賤慚謗議大則望科目小則志諸生以優于鄉而安于室如是已耳其子弟志意之欲就乎此者分塗而趨亦何足怪其資秉之邁越者使之貼耳秕文眠蹄帖括習于軟靡爛熟之辭設爲酒肆優塲之具剪削才智就一諸生科

縱筆所之俱成不刊之論

歲并嚴日還時樣省門之令爍金沸湯一字誤觸身家糜爛就使薦躋科甲待次宰牧逋賦橫徵層累疊出火烈四揚驅之入甕仰藥自繫屢入見聞囚縶破家便爲輕事前所爲憂貧恥賤畏禍慚譏而匍匐赴之幸一得當者思避此患也身日富貴宜避之者日遠而就之者反近不惟近之而更入之入之而更不得出向之欲求安于目前者今反不如負販輿僕昏愚不肖之子弟號爲讀書濫厠膠序挾持釜鍾招搖市里徵逐嬉遊歌呼博塞蜉蝣朝夕醉夢死生其所

爲不終日之計猶勝于吾之目前也此所謂剜肉醫
瘡飲藥發病求穩勝而適以自戕皆目前之說誤之
也惟訪之于被罪釋歸之人危機交迫之際而後知
吾言之爲痛他不知也

其五

少年切已之事無過讀書交友而友不泛交書不徒
讀當求其真益實用之所在書之經讀十三焉書之
史讀十七焉史之治讀十三焉史之亂讀十七焉而
古今之人與事其見之于書者言其人之甚肖不過

此爲取友之極則

如燈影取像就壁而摹顰顧言其事之極親不過如家緣簿錄按籍而稽條件其神明出語言文字之外變化在鬼神意象之先書不可得而悉也其他之捫籥聞鐘以爲日如射覆然不必讀也道德之友與之俱焉經術之友與之行焉經術宜古與爲居焉經術宜今與爲行焉而才識之體與用其取之于友者觀其體之所具揮鋤不顧能銖視問偶之三分觀其用之所優屐履得宜能衡折投鞭之百萬其氣量有剛柔動靜之分幹濟有奇正經權之異友不可得而概

也其他之畫鬼魅說龍肉以自神如搏影然不足交

也而其要尤必反之吾身吾爲水火而燥濕自蓺吾

爲龍虎而風雲自從吾鑑空而形無蔽匿吾表正而

景不偏邪吾愛駿骨而千里之馬來吾式怒蛙而萬

夫之乘至則身之不可不立也此吾爲子弟之秀而

實其腹虛其心言之也

附傳燦 青藜江西寧都人

與周計百

還山抱痾痔蟲館後者已閱數月主人甚瘠客寄終

筆意亦酷肖坡公

不肯去子瞻之言今猶未驗而又復爲宵小所傷雀鼠見欺草野之名橫入案牘意者雷頤雖澹澤忿難懲縱疽不發背而瘡自縮腸耳

答劉石潭

寄居古刹玉麈淸泉日雖不乏登眺而松風竹響時助人哀過客久稀老僧高臥樵蘇不爨負暄而已遠承惠問感愧如何

結隣集卷之五終